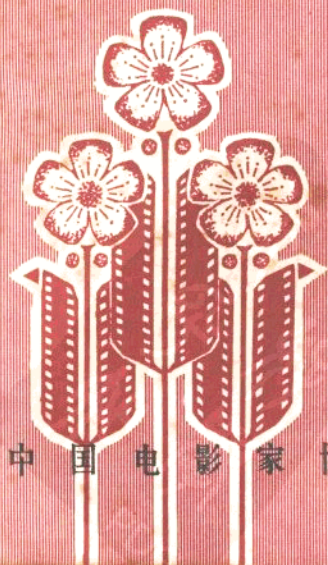


1982

电影文学剧本选



中国电影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

责任编辑：高时英

插图作者：董辰生

尹国光

邵瑞刚

刘宜

校对：里立

装帧设计：陈澈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素描分册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素描分册
PD



目 录



代前言：一次小秋收 惠阳子 陈藻华 1

死 证 徐希颀 董玉振 盛春青 7

他没有看见 谢逢松 张国维 67

我这一年 张国维 高时英 钟 山 125

飞 瀑 王 冷 赖积忠 183

假如面前是一片白雪 马仲夏 257

晨 光 良 晨 325

呦呦鹿鸣 赵北溟 赵凤池 393

三江渔火 于东禔 里 勃 449

报岁兰 余式晖 519

后 记 中国电影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591



一 次 小 秋 收

惠阳子 陈藻华

东北是很丰富的。这里有巍峨的高山，辽阔的平原，浩森的大江……。林业工人在这里育林伐木；农民们在这里春种秋收；渔民们在这里捕鱼捉虾……。特别是到了深秋，高粱、谷子望不到边，这里是一片金黄的世界。人们收割了田地里的庄稼，打完大秋之后，还可以到山上去摘野葡萄，采木耳，挖人参，进行一次丰富多彩的小秋收。

一九八二年的八、九月间，正当农民们即将开展小秋收的时候，中国电影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在伊春地区的桃山举办了一次电影创作学习班，邀请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的理论、创作专业工作者来讲课，同时观摩了一些有创作参考价值的中外影片。参加这次学习的同志绝大部分都是业余作者，通过这次听课、观摩、讨论，大家开阔了视野，增加了对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现状的了解，提高了电影创作的理论水平，增强了开展电影剧本创作的信心和决心。

写电影剧本是困难的。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电影文学是文学中的一种新形式。要掌握这种文学新形式，除了要有一般的文学艺术修养之外，还必须熟悉和掌握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法。大家都爱看电影，不少人喜欢写电影剧本，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电影剧本不容易写，它的成活率不高。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如果连一首诗、一篇小说都写不好，一动笔就去写电影剧本，这十有八九是不会成功的。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应该说，电影剧本也是可以写好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首先，要下定决心，要甘于“触电”，不怕耽误青春，不怕失败；要准备一辈子去干。下决心前，要深思熟虑。决心要下在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上。几千年来，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名扬世界，我们中国现代的电影文学也应该有它的地位和影响。再一点是要体察生活，熟悉生活。进行创作时，要从生活到银幕，不要从银幕到银幕。特别是业余作者，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要看别的影片表现什么，你也就去写什么。离开自己的生活基础，去写什么“奇案”、“魔影”，这是不会出现好作品的。还有一点是要加强学习。要学一般的文学创作知识，特别要学电影文学的创作知识。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懂如何塑造典型。一个故事片电影文学剧本，如果其中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也没有，那肯定是一个无法可用的剧本。

上面提到的最起码的三条：决心、生活、学习，在这次参加创作学习班的同志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每个人都至少带来一个电影剧本，这些剧本，基本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

活中提炼出来的。经过这次学习会的讨论和研究，大家又进行了一次、再次的修改。现在选到这个集子里的剧本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这几个剧本来看，题材是多样的，作者出自各行各业。这也应该算是黑龙江电影创作天地里的一次丰富的小秋收。

在这个选本中，我们看到几个反映不同时代、环境、题材的剧本，具有各自的特色。作者们都带着一种强烈和炽热的感情，歌颂了一些应该受到尊敬、受到爱护和受到欢迎的人物，如《死证》中忠于党、忠于抗日斗争的抗联师长梁刚；《他没有看见》中在离休之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老干部公一素；《我这一年》中身离心不离的离休老干部柳公清和夏岗；《飞瀑》中坚持走企业改革道路，为产品打开销路的羊毛衫厂年轻厂长裘百春，以及坚决支持他的葛溢萍；《假如面前是一片白雪》中甘愿在鄂伦春地区扎根，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终于做出成就的大学毕业生穆光；《晨光》中的一群生气勃勃的青年建筑工人；《呦呦鹿鸣》中的农村青年高唤山和插队女青年孟君茹；《三江渔火》中的出生入死与日本侵略者作英勇斗争的抗日游击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以及自觉参加斗争的霍大脚；又如《报岁兰》中一些思乡求归的愿意祖国统一的国民党军人、教授和年轻爱国者的形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剧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电影特性，较为成功地运用电影语言，来经营情节、刻画人物，其中特别象《死证》和《假如面前是一片白雪》，作为一个较好的电影文学剧本所要求的文学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时，毋庸讳言地应当指出，这些剧本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点，有的结构上失之于拖沓和庞杂；有的人物性格不

甚完善，语言尚欠锤炼；有的情节，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细节，交代得不够清楚或不够合理；有的在刻画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语言、关系方面都缺乏典型性。比如《报岁兰》这个剧本中，作为正面人物形象出现的一些人物，其言其行，有些是在当时当地的特定环境中所不可能的；又如《假如面前是一片白雪》中的佟楣与穆光的关系，一个已剪断旧情、另适他人而又丧偶；另一个拒绝了真挚的爱情、婚娶不明；最后这两人重逢，究竟如何？让人感觉到作者有一种想要撮合他们的淡淡的愿望，也是不可信的。尤其在文学性方面，这里某些剧本的用字造句，也缺乏很好的推敲，这样往往会给一个完整的作品带来一定的缺陷或瑕疵。我们知道，一个电影剧本是未来的影片的基础，基础的坚实与否，对于将来的银幕造象的成色，是会有一定影响的。电影是视、听觉的艺术，它是让观众通过视、听觉来接受的。这里的某些剧本中，就出现一些无法用视觉形象来表现的心理描写，例如写某个人物“心潮起伏”、“胸中腾起一股怒火”之类的文字，这是难以让演员来表演的。我们的作者在文学剧本中就应该尽力避免，多运用一些可见性强的动作来描绘情节、人物、景象。我们看到，之所以存在这些不足，主要还在于作者一是基本功不够扎实，对电影的特性和电影语言掌握不够纯熟；二是对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还缺少刻意的锤炼。应该说，这些不足都属于技术性的缺陷，经过作者们的进一步的锤炼，以及更充分的思考，是完全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的。我们愿意看到作者们在不断努力之下，会出现更为成熟的创作成果，这是可以预期的。

年年都有金色的秋天。农民们年年都有一次欢悦的小秋

收；我们有志于电影创作的人，也希望年年有一个学习的秋天，一个“小秋收”的秋天。

为了下一次“小秋收”的胜利，我们应当对在第一次“小秋收”前为学员们讲课的老师们的致谢！向一切关心过我们这一事业的领导和同志们致谢！

死 证

徐希崐 董玉振 盛春青

第一章

黑色的天幕上缀着几颗稀疏的星，一弯半月时尔被片片云翳吞噬着。

起伏的山峦黑色剪影溶在朦胧的月色中。神秘的森林之夜，松涛的喧啸声和淙淙的流水声汇合在一起，时尔象春蚕在咀嚼桑叶，时尔象万马在荒原上奔腾……

幽深的盘石峰森林，抗日联军独立师的密营中，木克楞小屋里透出闪烁的灯火的光亮，窗口可以窥见屋里人影在攒动。屋里正在开会。

小屋的门被推开，一个身穿灰粗布军装的女战士惶惶地走出来，脸上挂着惊恐、忧虑的神情。她倚在门框上，竭力抑制着自己的不平静。她是会议的临时服务员——梁芸。

梁芸回头向屋门口瞟了一眼，屋里隐约地传出嘈杂的人声。

梁芸走向木克楞房一端临时搭成的灶间。她几乎是木然

地掀开锅盖，一瓢一瓢地将锅里的开水灌进水壶。她提着水壶又走近门边。她站在门口迟疑着，神情忐忑地拉开门，趑身进到屋子里。

屋内。昏暗的松明灯的火苗上下窜跳着。

炕上、炕下和桌子周围坐满了各团、营的干部。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雾，人人神情紧张，一切使人窒息。

坐在桌子一端的师政委刘雨康，阴沉着铁板一样的脸不说话。

背对着刘雨康而坐的是师长梁刚。他直耸的剑眉下一双怒睁的圆眼，眼神灼人。

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注视着梁刚和刘雨康。

沉闷……沉闷……只听得见梁芸往碗里倒水的“哗哗”声。

梁芸把水碗递到梁刚的手中，一双深沉的眸子向他投下耽心的一瞥。

梁刚一口气喝下水，用衣袖抹了抹嘴边。蓦地从木墩子上站起来，情绪激昂地：“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我认为那种‘反满抗日不并提’、‘掩埋枪支，坐等事变’的指示，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

屋子里哄地一下象开了锅，人们议论纷纷。

“对！我同意师长的意见。”

“老梁说得对！”

“这不是让我们向敌人放下武器吗？”

“那几个在外国吃洋面包的，有什么资格指挥咱们？”

梁芸听到这些议论，轻轻地吐了口气，脸上露出兴奋的

神色。可是，当她转身看见了桌子一端坐着的刘雨康那一张阴沉得可怕的脸时，她脸上兴奋的神色立刻消失了……

刘雨康“砰砰砰”地敲击着桌子：“静一静！这成什么话？咱们这是师党委扩大会议！”

人声渐渐平息下来。

一个胖胖的扁圆脸的人，眼皮象浮肿了一样地耷拉着，细犏一样的小眼睛却煞是有神。他叫柴禄。此刻，他眼瞄着刘雨康，举起右手。刘雨康示意他发言。他清了清嗓子，站起来说：“我坚决拥护刚才刘政委的讲话。正象政委说的，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中，的确有人对上级党的精神不理解、不执行！我认为特派员的指示代表的是上级党的指示精神。恶意中伤、诽谤是决不允许的！”

众人哗然，有的点头赞同，有的竭力反对。

柴禄欣然地望着刘雨康。

梁芸向柴禄投去厌怨的目光。

梁刚按捺不住，拍案而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背离了人民才是不能容忍的！”

群情激愤。柴禄瞠目结舌，语塞。

刘雨康正言厉色地冲着梁刚：“谁背离人民啦？不允许你这样污蔑党的决定！我简直怀疑你还有没有党性！”

梁刚愣住。满屋子人停止了议论，梁芸也惊呆地站在屋中央。

梁刚使劲抽了几口烟，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激动，低声、深沉地：“党性告诉我们要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千千万万父老乡亲的身家性命……”

刘雨康恼羞成怒地拍着桌子喊道：“唱高调！够了！几

天来你一直坚持你的错误立场，我们不能再姑息。我们只好接受特派员临走时的建议，专门讨论你的问题！”

会场上立刻骚动不安起来，人们在交头接耳地议论。

梁芸不知所措，为了掩饰自己的惊慌，她下意识地又拿起水壶倒水……

开水溢出碗外，梁芸急忙缩回被烫的手，刘雨康不满意地白了她一眼。

刘雨康站起来，向着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讨论、表决对梁刚的处分问题……”

梁芸再也不能够看下去、听下去了，她转身冲出门外……

抗日联军密营的小路上。

黎明。

熹微的曙色穿过纱幔一样的雾障从林隙间透进来。几只鸟儿单调的啁啾声使深幽的林中空幽。

梁刚从林中走出来，两股英武的剑眉下，一双明眸里布满了血丝，流露着不尽的愤怒和悲凉。他停下脚步，无限依恋地环顾着隐在树林中的营房、瞭棚、操场……

一阵急促、细碎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梁芸从小路上追过来。她秀美的脸庞神色黯淡、凄楚。她拉住梁刚的衣襟哀求地：“弟弟，你不要走，不能走呵！”

梁刚转身紧紧攥住梁芸的手，望着姐姐一夜间塌陷的眼窝和那双忧郁的眼睛，激动地说：“不，姐姐，我相信我是对的，我更相信党。我要去延安找党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

梁芸唏嘘了，眼里噙着泪：“你一个人这样走，让姐姐

多挂心啊……”

梁刚抑制着自己的痛苦，故作轻松地拍着自己的胸脯：“没关系，姐，我结实着呢，闯得过去！”

姐弟相对而立，黯然无言。

片刻，梁芸默默地褪下手腕上戴着的一只银镯，塞在梁刚手里：“给，拿着它，路上用得着。”

梁刚没有接，硬推给梁芸：“不，这是娘临死的时候留给你的……”

梁芸簌然泪下，哽咽着：“这，这是姐姐的心啊……”她将镯子硬塞在梁刚手中。

梁刚的双手搓抚着银镯，难过地抬起头望着梁芸，刚想要说什么，突然看见梁芸身后不远的树下边，刘雨康面色阴沉地站在那里，梁刚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把要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梁芸回头看见刘雨康，瞟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她一双依恋的泪眼望着梁刚，将他敞开的衣襟系好，抹去他眼角的泪花……

梁刚紧攥住梁芸的手，安慰地：“姐姐，你放心吧，我能受得住一切……”他轻轻地放下梁芸的手，毅然转身大步走去。

梁芸一双漾满泪水的眼望着渐渐走远的梁刚。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伏在身旁的一棵大枫树上恸哭……

山风骤起，树浪翻滚……

梁刚走远了的身影忽隐忽现地在树隙间攒动。

秋风一阵阵吹过，枯叶飘落纷飞。

梁芸仍然站在那棵大树下，她望着梁刚远去的身影，神情惘然，泪流纵横。风吹散了她的头发，掀起了她的衣襟。梁芸的心声：“延安有多远啊，道路有多难呐！兄弟，你能闯得过去吗……”

刘雨康从后边走近梁芸，站在她身后：“好了，该回去了吧？对于一个开除了党籍、军籍的人这样留恋，你可要注意你的立场喽！”

梁芸神情冷漠地望了一眼刘雨康，没有说话，转身向来时的路上走去。

刘雨康赶上去，严肃地：“你是我的妻子，我要对你负责任！”

梁芸捂住脸，哭泣着向小路的尽头跑去……

梁刚从一片矮树林里钻出来。他一抬头，突然看见路旁的空地上，全副武装的战士排着整齐的队列站在那里。

有人喊了声：“立正，敬礼！”战士们“唰”地一下把手齐举在帽沿上向梁刚致敬。

梁刚先是愕然，随之眼里渐渐涌出了泪花。他怕战士们看见，忙把头掉开。

几个腰间挎匣子枪的连长涌上前来把梁刚围住。其中一个连长激动地喊道：“师长！我们跟你走！”

其他几个连长也都齐声附和：“对，我们把队伍拉出去干！”

梁刚望着连长们一个个坚定激昂的样子，象一股暖流通遍了全身，他被这真情感动了。但是他立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严肃地压低了声音：“这是胡

闹！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连！”

大胡子连长愤慨地：“师长，让咱们抗日联军不打鬼子，我们就是想不通！”

另一个连长：“对！我们是铁了心了，谁打鬼子，我们就跟谁走！”

梁刚一时语塞，他忍住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更加严厉地：“都给我回去！你们知道吗，这是党的队伍！”

连长们都耷拉下脑袋，木呆呆地站在那里。

一群战士蜂涌般地围过来，深情地喊着：“师长！”

一个小战士眼里噙着泪拉住梁刚的臂膀，哀求地：“师长，我们跟着你……”

梁刚抚摩着小战士的肩，声音低沉而悲怆地：“我，不是师长了……”他拿过小战士手中的枪，深情地抚摩着，眼里闪着泪光对战士们说：“要牢牢地握紧枪，不能放下枪啊！”

小战士的嗓子哽塞了，眼睛模糊了。他望着师长被山风吹散乱的头发，猛地想起了什么。他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恭恭敬敬地双手捧到梁刚跟前：“师长，这顶帽子给你，到延安路远、风凉，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啊……”

梁刚颤抖着双手接过军帽戴在头上，他向战士们举手敬礼，深深地致敬。

众战士泪流满面，望着即将别离的师长。

梁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泪水如泉涌一般地淌下来。他咬了咬嘴唇，转身挥泪大步向山下走去……

梁刚站在山脚下再次向山上举目眺望。

一排排、一队队的战士伫立在山崖上……

山风在呜咽，山坡上的野矢车菊被狂风刮得忽而伏倒在地，忽而挺拔直立。

第二章

潺潺的溪流顺着山谷飞溅而下，在山石上激起白色的浪花。

梁刚掬起一捧水，贪婪地喝着……

溪岸边，一株红枫红得耀眼，一只鸬鸟停在枝头上发出凄怨的哀鸣。

梁刚抬起头看着这只失群的孤鸟，一种凄凉孤寂的感觉挂上了他的眉间。他的脸色被一种无限的忧愁笼罩了……

忽然，他发现对面的两山间远远走来一队日军讨伐队。

梁刚神色警惕地环顾左右，旋即转身钻进一片浓密的丛林中。

梁刚攀上山岗，拨开浓密的树丛向山下窥望……

山沟峡谷间。

日军讨伐队正顺着沟口向东山方向走去。

梁刚在树丛中窥视的紧张的眼睛。

梁刚的心声：“坏了，东山有我们的医院和被服厂，万一敌人是冲那儿去的，部队的损失可太大啦！”

梁刚略为思忖，毅然从丛林里钻出来，故意毫不隐蔽地暴露在丛林外跑着。被扑打的树枝发出“唰唰”的声响。当